



龜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子烈封汝墳秦滅周以汝墳為郡子孫因家焉至十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綿遠族衆散適他郡有居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建之浦城故今為浦城人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璉仕王氏為銀青光祿大夫即公之七世祖也生彥卿為王氏先



鋒將彥卿生文之當閩滅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  
生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黃氏楊氏生某即公  
之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猶  
子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  
高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  
父諱某仕至宣德郎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  
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郭氏俱贈碩人  
通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縣令公正豈  
弟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生而相貌  
異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為兒

童卓犖不群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有可  
觀乘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生  
預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綴緝公獨  
不追時好必以古文為法時張公廷堅為博士少許  
可公贊書見之張展讀大驚曰子妙年文詞若此古  
人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贊論  
持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某某為名公所推重  
如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暨縣尉  
丁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宦二十餘年以廉潔  
稱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



安貧守分人無間言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之初外邑訢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果可驗訢者不誣公悉准法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如公何也秩滿用薦者陞從事郎知婺州金華縣丞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錄事參軍鄧帥李夔改辟公知浙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迎刃而解舊事決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人人心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

以為前後所無也州以公帑不足委五邑賣醋實皆抑勒所得息以十之二噉縣官諸邑既爭奉州且利二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公以縣陋民貧度不能盡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嘗受一錢京西漕專領脩洛陽大內坑冶使者創行鑄新鉄錢科兩路市彩色鉄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諸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槩力爭之鄧帥許公光凝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縣戶口物力差次之浙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



易公至是益加欽嘆以為有古循吏風也初公在任才一考士民競於諸司按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列薦守令仍以公為首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戀號泣遮道絕梁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教郎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奉議郎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十月除武學博士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淮南連歲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彥成坐視不少大怒詔公察訪亟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倚閣

催民間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椿發未行者並截留五豪戶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林塘泊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路般販米斛入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度得商旅輻湊又小民有無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患上皇一一開允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頗難之所陳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仁博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矣况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以供應御前為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



趣時顧避則兩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  
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州縣問百姓  
疾苦悉推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今  
諸門毋納飢民遂致城外疆屍縱橫悉差公吏穴地  
蔽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錄真守蘇之悌夜遣兵  
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  
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漕使孫黠雄視江  
淮間莫敢誰何公並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  
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闕食人一十七萬有奇振  
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戶出糶及借貸七十萬

有奇計共所全活不知其幾萬也前所劾二守既以  
罪去造為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更  
不賑濟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閣門百端沮抑  
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  
由郡守臣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從容陳之聖心  
感悟留不行除尚書比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  
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郎時遼  
使耶律懷義留嗣卿皆猾虜也公一見即開懷待之  
然與之言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覲皆售偽濫物  
以其價廉吏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其直



物皆精好虜甚悅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再三且諭公將來送伴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內侍奏來公聞而遲疑上即曰卿識鄧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自疎賤於今內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久翌日加賜茶錦宮花等蓋特恩也使還差殿試初考官進士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為謗訕取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言姑欲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此以中官領供

應者不一凡物既不可考覈而搔擾已倍多故總以一司公曰相公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下領有司意則美矣第恐外庭既行之北司仍復干預則用度將愈無筭而搔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辭而相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理或如此然掌九式九貢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悅公磨勘轉朝奉郎是冬復假太常少卿充賀大遼正旦國信使虜人聞公名頗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公還覩河朔軍政不脩將士驕慢因使畢賜對上疏論之言兵可百世不用不可一日弛備兵當畜銳以待敵不當玩敵而自



怠上極嘉納以公奉使稱職賜五品服擢侍御史磨  
勘轉朝散郎先是王黼採公察訪淮南之譽俾為都  
司意欲援之從班其後以公議論不附已又難其應  
奉事屢奏出公為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  
以言責時患法制委靡士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紀綱  
崇名節又奏國朝技術雜流命官皆從本色遷轉有  
正法比來寅緣幸會或有至正任橫行者名器不重  
莫此之甚宜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都水監脩立大  
河堤岸置文武官以催促功料為名凡一百二十餘  
員類皆權貴親舊受牒家居即日降旨悉罷之微猷

閣直學士應安道自宮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  
平江府日贓汙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  
公每對語必款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  
大夫皆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泛使來上以公  
前使遼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黼云館伴合見宰  
執議事不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  
賜三品服又差報聘克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  
官趙良嗣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  
歲賂銀絹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  
地又西破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纔至瀘溝



百萬之衆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洎索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克副使仍賜金帶公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虜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州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輒專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以定使人乃如此爭不

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胄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脅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碁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訊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其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



發其誕謾堅留公惟令馳駟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  
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  
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  
問理難一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徼狠自大釁端漸起  
必不能久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  
勅邊將訓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枝梧於  
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  
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  
緡為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  
閣直學士復差館伴撒母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

遜曰若此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  
謂本朝昨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  
遇倉猝忠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  
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  
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  
書出自聖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  
去不得公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  
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  
降宸翰於王黼言周其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  
沮抑遂差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充送伴公送虜使



至燕山當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間謝恩當先北向同謝大金皇帝然後南向同拜南朝皇帝公荅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來歸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議事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去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真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

言未嘗少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而退使還除尚書刑部侍郎王黼既不喜公又見雄州之䟽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局同僚並轉三官進職三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任用在刑部供職纔九日擢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初對上宣諭曰比來言官多攜摭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為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久已失計但欲善後而已首章舉臯陶戒舜屢省乃成大槩謂有虞之時治功至矣而贊襄之臣尚以是



為戒蓋恃其成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  
有不可勝言者上皇悟其旨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  
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脩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  
諭公曰觀女真所為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  
與朕言此虜有威有信可以未遠為援賴為差得卿  
去不爾朕無緣得知也公因上疏論瀘溝致敗之由  
皆童貫蔡攸不能節制諸軍而屬官李宗振統制王  
稟其罪為大李宗振本曹州一胥史也致位承宣使  
為貫腹心貨賂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稟  
初無武畧惟善附會瀘溝之役其軍實先退乞將二

人重加竄責章凡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  
盡露上務欲保全之俾以公師致仕貫乃怙權不捨  
復用太師除豫國公遍檄陝西河東經畧司告諭蕃  
官首領若所在官司搔擾令申貫審復聞奏公上疏  
論云貫名為致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  
為甚乞令凡事不得干預上即以公疏劄示貫執政  
以簡貴自居凡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  
臣如此何以表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勅令官  
舊以二員為額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官  
觀者至有三十餘員公奏謂局事不加多而領官數



倍前日有職事侍從官纔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失所輕重宜加裁定又䟽國家馭軍之法至為嚴密承平不試卒惰而驕比陽武縣卒憤坐倉價錢不如所欲乃敢羣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罪大無所容則其為患甚矣願詔爪牙之臣講明軍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也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攄掎克其使臣丘大成令陪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攄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鄰路監司盡公

根治攄坐是降秩二等宦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某析居某遂奏令雍認姓公謂雍之悖德亂常其罪固不容誅而某為近臣聞其子妄有奏陳不能頓首謝乃敢肆為忿戾上瀆君父故某亦降秩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滿多經營再任致使孤寒之士擬官至于三四有未霑寸祿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一切杜絕之新法茶鹽初行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立賞格者此法若行則希進之徒歆慕榮寵馴致深刻甚



非所以示天下忠厚之意奏罷之揚洪二州闕帥朝  
廷起孟揆應安道為之公䟽言揆昨任吏部侍郎與  
鄧之綱有私隙至詐傳命令諷張樸言之坐此貶置  
安道昨知平江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為臣僚論  
列究觀二人固非忠實靖共庶良愷悌者豈可驟當  
方面之重皆罷領宮祠宦官李瓌之子純雅詐為御  
書寅緣敗露詔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  
雅等罪狀明白固當正典刑然瓌為之父恬不覺察  
奚可逃責鄜延帥薛嗣昌輒執奏所辟司錄士曹特  
免河北京東漕司輒差贓罪失官之人俾權親民職

事昌樂等縣起免夫錢違元降指揮恣為侵漁湖北  
提點刑獄臧時中在任姦賊狼籍前知泗州汪希旦  
以失奉行常平事抵罪後乃擢為常平使者都水監  
丞賈鎮嘗為孟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  
悉論列之如此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  
勘轉朝請即差殿試詳定官除兼侍讀公正色立朝  
其所彈擊皆將相權倖或其親密雖宸眷益厚而怨  
仇多矣乃上䟽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  
朕自用卿為耳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  
非又當別有委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貫偃蹇



顧避出不遜語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深取信于陛下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罷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蓋貫總戎一十餘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為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遇赦復右文殿脩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于死地於是親疏誣公昔使虜時與趙良嗣結為死黨及為中司

無一言及之上雖深知公然重違貫意復落公職降授宣教郎黃州居住公聞命即日就道凡在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淵聖宣皇帝登極復朝請郎覃恩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進不知前朝事實率爾論公以謂嘗建代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賴上睿明灼見本末又知公嘗諫上皇飭邊備故肅之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結人心為本又言自古輕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難之際尤宜慎之上深以為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當即



輔朕且宜頻對又宣取公雒州之疏翌日徧示大臣  
曰周某所言甚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揚州時  
選人赴行在磨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  
公建明權宜措置應舉狀不到部者依舊例用奏檢  
照牒其投下文字並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  
簿日後者並依放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  
並此上印紙自是孤寒改官不復留滯而亦無敢偽  
冒者中外依五月一日赦舉文武材畧出倫幾數百  
員而遷謫之人刑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  
奏言感人心者必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

未周乎宜詔大臣亟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兼侍  
讀遷吏部尚書用覃恩轉朝散大夫是時上初踐祚  
銳意講學公首在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  
機必旁搜遠紹極其規諫時胡寇稍息而朝廷上下  
偷安朝夕公請對引孟子之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  
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將何  
以善其後願陛下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  
者有幾於今者宜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  
而可紓國用如何而可足將帥如何而可選兵勢如  
何而可彊盜賊如何而可殄奔競如何而可息深謀



熟講果斷而力行之毋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  
歲月度幾日積月累以成中興之功又疏今宿將之  
在者無幾而後來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  
知州軍路分以上各舉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  
授職若有小警付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  
則與舉者同加褒賞如其敗衄責罰亦如之疏奏皆  
降付中書會臣僚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為一文書簡  
徑事無留滯詔侍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夷狄尚熾  
盜賊未靖軍防兵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  
力講求併省條例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為一其利

害固自明白至若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  
與往時不同今若驟復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窠  
條畫纖微其類不一兼舊吏類多辭職新吏情不曉  
事猝然改更深恐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  
冗員省無滯事耳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初人吏員  
額皆有常數文書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來吏多額  
外而行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  
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  
實効矣公前後為銓曹長貳究心吏治多所建明時  
士大夫出身告勅或遭兵火毀失而行在案籍又不



全凡參選注擬者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召官  
委保上簿先次施行續具勘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  
既依赦復官所有合得恩數宜行給還公自南京賜  
對上即有柄用之意比兩府虛位而公在病告上亟  
欲用公屢從大臣詢公動止及勅知閣門事韓恕曰  
如周某下參假榜子可先期奏聞虚心倚佇如此而  
公已不復趨朝矣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  
不可曠職上章乞罷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  
大臣曰當今人才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  
乃降旨賜寬假將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

切上仍欲留公樞臣郭三益為公開陳乃除龍圖閣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吳中已  
而疾亟上章乞謝事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揚州  
官舍實建炎二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  
子聞之震悼對宰執大臣傷痛不已特贈大中大夫  
與所得恩澤公未薨三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  
旦悉召諸子告之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  
自念平生行已莅官無甚可愧今官為常伯終于牖  
下尚何求哉吾歿棺歛皆當從儉百日之內即營窆  
安汝等各勉名節視吾平時所為則吾無憾矣諸子



悲不自勝勉公以寬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聞家人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當如此公為人剛毅端慤粹雅踈通而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高遠外視雖如甚畧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稱之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言稱考之皆有宮庭又曰險夷百為信厚一節公議不以為過也是以屢當國家委寄任言責之重使不測之虜謀畫注措沛然有餘仕宦守節槩未嘗屈已以徇人不為

權利所奪宦官梁師成以待士傾一時慕公名德數願結交公確然不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回梁雖甚銜之然迫於公議亦不敢加害也鄭詳以公與其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焦以致委曲公亦謝絕之平生喜薦士得人為多其與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報復公為童貫蔡攸所擠謫居黃州及攸敗妻子過黃中途失舡適公有一大舟其子欲求而不敢言公聞即輟以與之自初仕至終不營產業當公為御史時被旨詣西京點檢諸陵家留京師臧獲不戒于火生生之具一藝而盡既歸視之畧不介意素不與人



交利雖親故饋遺亦却之至上有賜予亦庶於所受  
其使金國也上遣中使黃珣賜黃金二百兩公殿門  
外附珣奏辭之上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  
支賜銀絹公又以連併受賜為辭降旨不許乃止公  
平居雖祁寒盛暑對僮僕亦無怠容待物樂易不為  
表襮重然諾敦篤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道舊  
如平昔其官州縣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遇之必  
執門生之禮每賓客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  
者莫不愛服居處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  
不倦病甚猶手不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雅嫌近代

僻儒鑿空臆說至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該洽而疆  
記每語及一事輒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  
隔步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  
于諸國俾易覽焉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  
得歐陽率更筆法所著春秋左傳編類三十卷史贊  
論五卷武學講義三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  
然集二十卷丹川集七卷寧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  
五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  
公初娶楊氏朝奉郎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  
散大夫元衡之女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



某舉進士早卒次某通仕郎次某次某並承務郎次  
某通仕郎次某未仕女一人適迪功郎韓愿胄孫男  
二人曰可大彌大孫女一人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  
平江府吳縣太平鄉楞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為壽  
藏張淑人同墳至是某等以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壬寅奉公之喪而葬焉承先志也昔公任中司  
嘗舉余為代是為知余者及在維揚同省又同侍經  
筵故知公為詳今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  
余何可辭乃掇其大槩而為之銘銘曰在昔有言達  
德惟三於斯三者公實無慙黠虜驕悍萌芽未熾公  
策其終宜飭邊備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荐饑帝  
聞其呻命公出使徃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賴  
以全活惟公之仁闡寺之梟貴為擅寵厲階是生實  
微且燠惟其克燄衆悚而奉仇然廷擊惟公之勇雄  
州之言國之著龜逝而莫從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  
公是思擢長天官天子是毗方航而濟喪其楫維施  
而未光為世所悲德必有後天固可推琢石幽宮莫  
有愧辭後欲考者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

樞密曹公墓誌銘

宋興臣一海內養息天下幾二百年民生戴白不見  
兵革自三代而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是之盛也崇寧  
以來大臣肆為蔽欺盤浮無度侈汰日滋諛言盈庭  
而法家拂士不容於時故上下俱溺於燕安醜毒而  
瞑眩之藥弗進天下病之無敢言者是時樞密曹公  
為秘書省正字獻書盡言犯而無隱上皇優容之初  
不加怒有旨赴都堂問狀宰臣王黼詰之意有在焉



而公語不酬黼怒翌日編管柳州人皆為公危之公獨怡然自若雖名隸罪籍而清議翕然歸之以為公輔器也淵聖嗣位召為御史自御史六遷為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從人望也公諱輔字載德南劍州沙縣人曾祖逞贈正奉大夫曾祖妣鄧氏咸安郡夫人林氏齊安郡夫人祖寶臣宣德郎致仕贈正奉大夫祖妣鄧氏高平郡夫人妣羅氏咸寧郡夫人公幼穎悟絕人大父常竒之謂異日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德尉以宣奉公卧病乞侍養丁母夫人憂未除丁宣奉公憂服除調壽

州安豐縣主簿改通仕郎試中詞學兼茂科特轉文林郎除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改宣教郎乞補外通判安肅軍用年勞轉奉議郎除主管外宗室財用未一月除秘書省正字磨勘轉承議郎上書編管柳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初在安肅兼榷場事得旨市北珠公奏疏其略曰以彼錙銖之物易吾億萬之資彼誠以此養士則士勇以此賞戰則戰勝是借寇兵資盜糧也上悟而罷靖康初召還職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今日所慮正在金虜公曰有賢相則金虜無足慮上曰朕所慮為無將也公曰昔漢高祖得蕭何為丞



相何進韓信為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又論漢用蕭何而得韓信漢王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之衆會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常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夫將與兵食當是時無急於此三者而何獨辦之則天下大計在得一相而已今宰相縱不能如何所為盍亦各輸所長兼採衆論夙夜勤畏協心戮力共濟艱難以成中興之業乃因循苟且日復一日無肯以身任責者遂至緩於事機誤國大計而不懲後將何

悔願正其因循苟且之罪而罷黜之因面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上曰卿姑待之公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容猶豫上曰朕已有處置次日奏事罷徐進曰臣前論宰相陛下語臣已有處置未見行遣臣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以臣為是言乞早行不然臣且有罪不敢復居此職退而居家待罪上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背繪為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屯戰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筭決矣又言王雲出



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衮冕  
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  
借大為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挽出  
境以為屈已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為社稷  
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知寬憂於一時而  
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  
置有不忍言者為患為辱古未有也何以言之既與  
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之以如是之  
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  
省方巡狩為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辭大意以號

今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能俛首而  
聽之乎抑猶有以却之也却之則疆弱不敵其禍甚  
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  
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為證累千餘言曲  
折詳盡此其大畧也公在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  
並改為和議左右一二輔臣議不協遽圖引去公奏  
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  
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求復尋前約一於戰  
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  
臣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



用之耳上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議大夫及出院又  
言金使王訥以和為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  
甘言軟語為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  
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  
邢洛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  
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未幾遷給事中公言臣  
章疊上至數百紙其間施行十未一二陛下雖虛心  
聽納而大臣置而不用諫臣失職負不知去之罪敢  
復冒榮而進乎懇辭不允左右或為上言擢曹輔實  
諫垣令論事忽有移命得無以為厭聽納乎上曰曹

輔遇事輒發歛怨多矣姑令就閒耳不旬浹除御史  
中丞是時何臬罷中書侍郎兼領開封府事眷遇猶  
厚公稱謝中即奏臬輕儇不可任及虜渡河公即奏  
曰去歲虜寨城外西北地勢卑下不知決水灌最為  
失策今分城中兵數萬出據東南劄連珠寨以接外  
援虜營西北引水灌之必得其利上以為然宰相唐  
恪曰水可決城中兵留為根本不可出公曰兵留城  
中用兵之死法恪堅持不出兵先決水浸西北東南  
無兵為虜所據遂絕外援及除簽書樞密院而金虜  
犯城已三日矣何臬以宰相領守禦公副之臬忌公



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橐方信妖人郭景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將出戰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機務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今上領大元帥握重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公往興仁府迎之公密啓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在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極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又以歸虜欲邀鑿輿出郊議未決何橐奏事出云車駕翌日出郊公遽云虜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橐

厲聲詆公公又率馮滌共說之滌與橐同鄉齒長冀幸一聽橐不從及幸虜營至北狩皆如公所料虜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張邦昌僭立已二十餘日矣既歸私室卧病不出邦昌屢脅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遣太學生楊愿陳柞獻今上會上遣宣贊舍人黃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從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材而駕御用之共圖勲烈四曰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謹防秋



上嘉納之及上即位赴召立行事畢即奏言臣比備位樞府以至宗社失守乞賜誅殛不許差內侍押赴都堂依舊供職是日得傷暑病告假因上章待罪明日宣對面諭曰前執政獨留卿又以疾辭何也特給假宣醫早晚內侍存問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以五月丙申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為之震悼賜水銀龍腦以歛仍賻恤其家許陳乞恩例外特與長二改京秩勅有司擇日臨奠夫人張氏再辭免從之建炎二年十二月丙辰葬于縣治東崇安洲先塋之右初娶鄭氏先公二十四年卒追封和義郡夫人再

娶張氏封永嘉郡夫人長子紳承事郎次綸綬總補承奉郎女適承節郎羅永次適將仕郎林次膺次適進士鄧士饒季未笄公天資孝謹仁施宗族而義著朋友第軼幼鞠於季父後復歸公盡以所得貲產與之不少留士貧歸之解衣推食無吝色自少刻意力學知名於時蒞官臨政所至有能稱更歷縣道救荒賑飢民賴其力多矣然在公為不足道故不復縷載有籟鳴集十五卷南行集十卷奏議十卷藏於家既塋其孤不遠數舍來請銘乃為之銘曰曹氏之先仍世不逢潛光于幽公奮自躬位卑志豪言人所難負



罪南遷隨遇而安靖康之初方時多虞虜騎憑陵庭  
論紛如天子念公邦之遺直亟命賜環荐膺顯秩進  
居宥密知無不為奉辭于虜全璧而歸天地易位挺  
然一節濟流貫河在汙而潔公之清名宜載鼎彝作  
此銘詩用廣厥垂

張安時墓誌銘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仕南唐攝汀州幕官  
遭亂退居沙縣故今為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某祖某  
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正奉大夫母鄧氏贈碩人公  
自少力學有文甫冠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興化司

戶參軍福州閩縣主簿改江州錄事參軍監湖州新  
市鎮開封府東明縣酒稅務試學官中選除建州教  
授未赴改宣德郎知德州德平鎮上皇嗣位賜緋衣  
銀魚召赴闕除宗子博士通判無為軍除太常博士  
賜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遷工部員外郎逾年出知興  
化軍還朝除知信陽軍八為兵部郎中以郊祀恩賜  
三品服知廣濟軍初為御史會四郊齋宮以內侍董  
其役畿邑騷然公請付將作而後民得不擾在京百  
司皆隸臺察而閤門殿中監多嬖倖持權者蒞其職  
獨不與怙寵自肆弊尤甚無敢誰何者公請隸臺察



如他司上從之未數月復如舊公由是乞罷臺職章  
再上遷郎曹其在信陽朝廷下京西市金炭淮康鄰  
壤也支邑十義陽兩邑而已所敷如淮康十之六民  
以偏重訖之而前守不加卹公下車曰守令民之父  
母民猶赤子也其可坐視其重困乎即致書漕臺辨  
析之甚力卒如所請乃已民賴之不為橫歛所因其  
去思至于今不忘京東歲荐饑盜賊蜂起民流亡相  
屬於道有旨蠲其賦租以賑卹之公既免租而定陶  
屯兵逾萬人廩無見糧遂奏乞支降金穀贍軍時相  
怒而以二租不當免官言路論之為非辜上悟復官

還舊治已而遇疾遂引年而歸公為人敦樸夷易遇  
物無城府洞見心膂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卷不  
釋手自六經諸子百氏書一經目輒成誦不忘下至  
科舉之文亦無所不記每春宮較藝舉天下士公多  
與焉晚學無根類以剽截襲前為工公一燭之皆莫  
能掩也人服其明其後門生登臚仕居要津者不可  
勝計而公不一至其門其外勢利恬於進取蓋如是  
元祐中禮部侍郎楊公畏以賢良方正薦公未及居  
而科適罷士論惜之歷仕五十餘年以清約自將歸  
無餘貲而與兄弟同其有無不以一毫私於已為子



孫後日計也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  
竄嶺南方京下用事之時雖親戚故舊皆諱言其名  
公獨附置郵通問不絕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非篤於風義不為刑禍所移寧有是夫故孝弟著於  
鄉行義信於朋友惠澤加乎民人無賢愚皆知其為  
君子也自宣德郎九遷為朝議大夫以疾終于正寢  
實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娶鄧  
氏先公卒贈守人子男三人周輔迪功郎亳州城父  
縣主簿曰周佑曰周俊皆將仕郎女三人長適進士  
羅宋次適進士陳應求次適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  
江州太平觀胡寅孫男二人女二人既卒之明年其  
孤將以十一月初五日葬公於湖山之陽先塋之左  
以右正言廖公剛之狀來請銘余於公有同年之契  
朋友之恩義不得辭乃為之銘銘曰妙年逢時歷事  
三世不比不隨獨行其志儉以持身富以多文瘞鉤  
新阡以示後昆

樞密鄭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七月戊子樞密鄭公薨于位其子璵將以  
紹興三年十一月乙巳葬公于建州城南紫芝山以  
書屬予銘予與公昆弟游非一日也義不得辭乃序



而銘之公諱某字致剛姓鄭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僖宗時避亂從王潮入閩居建城南鄉之龍池故今為建州人其上世皆晦迹不仕至公之皇考宣奉公始以詞學擅名鄉邦勵諸子以學相繼登科皆有聞於時公其季子也政和八年以貢士中第除安陸教官待次權尉于信陽用捕盜功改承務郎監南康酒稅中司陸德先侍御史鄭滋薦為御史臺主簿金人入寇中都失守上以元帥總戎于濟濮公挺身歸之從至南都上即位除監察御史明年被旨治嘉興獄回稱旨遷司諫累章乞移蹕金陵控大江以為阻固

忤大臣意事雖不行上深知之遷諫議大夫明年金人復犯維揚公扈從渡江上面諭曰不用卿言故至此及駐蹕錢塘苗傅劉正彥逆亂以上為睿聖皇帝冊皇太子即位公庭立面折之不能奪私竊謂逆賊凶焰熾甚非結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呂頤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遷中司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公謂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諸朝廷付之有司都堂國論所從出非外廷之臣可得而與也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傅等宜一遵典法章



留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橫逆  
加臣死職不當避也章下傳等果出怨言然亦少戢  
矣又聞以簽書樞密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  
分張浚兵令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召  
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柳州擢俊以節  
度知鳳翔公知出傳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疆兵謀  
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具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  
浚不當謫降即遣官更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  
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事令嚴設兵備張聲勢恃重  
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

浚等聞之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又忽宣詔以上為  
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監國公震  
恐不知所為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廷公卿百司群  
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  
則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道或者謂為大元  
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禪禹也  
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  
之也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  
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為有法行  
之於今為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其



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為多也遂除  
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獎諭有景想節義之  
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遷建康留公彈壓謂左右曰  
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護太后駕須其至將圖任焉  
其忠義結二聖之知蓋如此公自春徂夏夙夜盡瘁  
至忘寢食因感暑濕得腹疾四日上猶令赴省議事  
疾甚有旨宣醫不効遂不起享年五 訃聞上嗟惜  
久之前一日皇太子薨上顧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  
能自排遣鄭某訃至殆不能釋也褒贈之典皆度越  
夷等特賜田十頃居室五十間以撫其孤曾大父諱

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贈正奉大夫父鎮故任登仕  
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贈普安郡夫人娶張氏朝奉  
大夫微之女封齊安郡夫人有賢行配公無違德閨  
門之內雍如也公將葬夫人以九月丁卯卒于建安  
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男二人長曰璵承務郎簽書  
邵武軍判官廳公事次曰珙承奉郎孫曰繼祖承務  
郎皆尚幼公於艱危中荐歷臺諫章數十上皆人所  
難言者非安危所繫皆畧而不著著其大節而已事  
之本末於公自叙之章可以槩見有旨敷告中外不  
可誣也銘曰烈烈鄭公逢時多艱絢國忘身為世大



閑抗言于庭妖凶屏息天位復常繫公之力守節不渝載之宸翰大哉王言炳若星漢弗磨弗泐惟石之堅刻銘幽宮萬世之傳

墓表

居士余君墓表

居士余君諱适字永叔南劍州將樂人也祖諱可父諱思世為田家以貨自雄至君始業儒為鄉進士具為人倜儻喜任俠赴人之急惟恐不及雖陷憲網瀕死地弗顧也四方君子過吾邑者必歸焉有無共之雖倒廩傾困弗吝也晚益豪放以詩酒自娛尤喜讀

列子之書家無留藏悉以資宴游之費歌呼談笑至淋漓顛倒而不厭其自視了然嘗曰人生適意耳何苦以廢虐之生自刑也其為詩初若不用意而語輒奇麗至今儕類猶能道之熙寧九年五月己巳以疾終于尤川之漆坑其弟節以君之喪歸葬于邑之西山是年六月壬子也享年四十有二君娶廖氏後君百有二日卒無子有女一人予之室也是時予方舉進士竊名仕籍而君之葬不得臨穴視窆已而游宦四方必數年乃一歸而君之墓有宿草矣荒丘之間馬鬣鱗比幾不可識予竊悲君之無後而歲時展省



獨恃吾子孫今其若此可不爲之表識乎故特敘其  
爲人大略揭之墓上雖予言不足以重君尚庶吾後  
世子孫知其爲君之墓而不忘也崇寧元年閏月乙  
卯立

墓碣

范君墓碣

君譚某字濟美姓范氏建州建陽人曾祖某祖某父  
某皆晦迹不仕君生而有異稟自爲提孩識慮已有  
過人者閩中地瘠而人貧俗儉陋常以不足爲憂多  
計產育子雖士人有不免者浸而成風恬不以爲怪

君時五歲聞之惻然適諸母有妊者乃謂之曰他日  
所生無問兒女願勿棄之生子而弗舉人理不可爲  
也我長立當鞠養之不須以貧窶爲念其慈惠蓋天  
性也六歲即讀書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未成  
童從師友肄業于郡庠弊衣菲食與貴游子弟居不  
少屈以苟合視膏粱文繡澹如也厥父聞之喜曰吾  
有子矣夫復何患旣冠入太學與之方軌並馳者皆  
一時豪士然未能先之也政和五年登進士第授將  
仕郎調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州教授官制行改  
迪功郎君在學聲名籍甚宿之士人嚮風久矣旣蒞



職學者造門授經朝暮踵相躡皆虛往而實歸秩滿  
士爭請留不報用薦者改從事郎初右丞薛公某常  
自負學有師承為世儒宗聞君名以禮幣延置門下  
命諸子從之游間與之辨析疑義雖逢其族皆迎刃  
而解由是薛公加敬畏焉自符離罷還會薛公被旨  
編集荆公遺文辟為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于京師  
甘泉坊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  
一君為人夷易不事表襮胷中洞然無城府其事親  
無違交朋友有信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意故中外無  
間言博聞彊記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如歉然常

自以為不足雖晚暮而志學不衰初娶胡氏故贈朝  
請大夫某之女生一男長曰某從事郎武安軍節度  
推官次某



龜山先生集

附錄

李丞相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越十日己酉觀  
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四  
百戶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龍圖侍  
郎楊公之靈於戲天未喪道斯文獲傳必有先進老  
成足以師表一世而其深造自得實與古人乎比肩  
是能陶冶後學收功當年茲儒者之極致在立德與



立言惟公挺質粹溫圭璋曄然早蜚聲於入雒極師  
友之淵源顧斯道之未墜企聖域而高騫方世路之  
孔棘安窮約而廻違偉名流與偉德或願學而推先  
逮夫逢辰遇合直道而前抗崇議於諫省持從橐於  
甘泉跌而復起守則不遷全高節於歲晚知孤操之  
特堅雖佚老於燕閒曾不廢於簡編閔國步之多艱  
每憂心於元元喪亂以來耆舊凋落惟公在焉雖年  
逾八十不爲不壽備享五福不爲不全然士夫之所  
以期公者蓋庶幾衛武之箴儆尚得憲言行於丘園  
何忽去此而不顧世豈復有如公之賢者乎於戲我

之與公久茲周旋公想知心忘德與年瞻儀形而詠  
歎覺疵吝之皆痊信有斐之君子知至善之弗諉慨  
三山之前約卜荔子之初丹何尺書之未久遽永隔  
於終天日月有期肅焉新阡遙馳誠於一奠悵此意  
之奚宣公之死爲不朽矣惟其愁遺之悲則有涕泗  
之漣漣尚饗

張叅政祭文

維紹興五年太歲乙卯七月壬申朔初三日甲戌資  
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路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張守謹遣使臣羅德誠致祭于



故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先生之靈惟公純德茂行表的一時奧學懿文啓迪多士蚤擅儒宗之譽晚登從列之華諫省對敷經緯勸講雖略聞於議論殆未究於經綸引年而歸故鄉獨高全節訪道而待元老尚系輿情天不憖遺人將安放守頃趨函丈數陪杖履之游茲領左符坐東簡書之畏瞻風伊邇蓬席無因未聞拔薤之規遽奉生芻之奠舉觴在望隕涕難勝尚饗

呂提刑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七月壬申朔二十八日己亥

右朝請大夫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賜紫金魚袋呂聰問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宮使

龍學侍郎楊公之靈惟公執德不回前後一節老以益堅摧亦不折學入聖域行爲人師其所有者人孰知之宣和感悟意欲改爲召公遠方置之經緯言未及用事亦太晚靖康龍飛用公大諫公於此時首陳邪正力闢邪說國是遂定不利者衆造言百端公不與辯奉身以還建炎還朝未及大用求去益堅如萬鈞重晚歸閭里學者從之如何不弔天不憖遺我官于南數蒙惠音未獲一見淵珠永沉善人益稀吾道



孔懷薄酒脯脩惟以薦哀尚饗

館中諸公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八日丁未門人  
左承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張<sub>宦</sub>左迪功郎秘書省正  
字兼史館校勘王蘋左承事郎秘書省正字石公揆  
左奉議郎秘書郎著作佐郎張九成左宣教郎秘書  
省正字兼史館校勘李<sub>彌</sub>正左承奉郎守秘書省正  
字高閎左宣教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喻樛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故侍郎先生楊公之  
靈於戲微言久絕道術浸離寥寥千年孰傳孰師或

冰其流或擷其枝或飾僞辯似是而非河南真儒聖  
域是躋直詣本原杜彼衆蹊至于先生德閎且夷中  
道而立能者從之弗耀弗隱弗拒弗追樂非窮通仕  
無磷緇洎洎末習舖糟啜醢營于異端醜正執迷堂  
堂斯文尚或議之有如日月終莫蔽虧天饗其仁旣  
以壽祺<sub>不</sub>兒齒天子是毗百世俟聖遺言著龜山  
頽梁壞云誰不悲矧游門墻親承誨規執紼負土筋  
力莫施雞酒遠奠慟哭寄辭尚饗

廖尚書祭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四月戊戌朔初七日甲辰徵



猷閣直學士左朝散郎新知漳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賜紫金魚袋廖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  
龍圖侍郎先生之靈於戲鄭衛亂雅紅紫亂朱惟先  
生也審正聲辯正色而不顯其聰明者蓋五六十年  
兮頽然其若愚濁流萬里會逢澄清斯文晦蝕豈終  
不明惟先生也既七十餘而老矣忽驚人而一鳴瞽  
者以視聾者以聽如久行而還家如病忘之俄醒繫  
先生之起斯人於膏肓兮豈比功夫倉公之與越人  
於戲哀哉天子憶金華之語近臣薦龜山之書使者  
垂及乎菟裘而先生已棄簪履隔泉壤而不之見兮  
徒慟絕於諸孤於戲哀哉先生逝矣六經疇依四海  
一老天胡不遺矧闕里之末學辱杖履之追隨兮嘗  
發覆平醯雞想平生之儀矩兮微言在耳訪函丈以  
何有兮望新阡而涕泗於戲哀哉非先生之門吾誰  
適從兮亦孰知我之悲尚饗

陳幾叟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十八日丁巳婿  
降授右迪功郎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亡外舅致政龍學楊公先生之靈於戲泰山其頽梁  
木其壞四海所悲而况骨肉之愛我於公門親則子



婿恩已篤矣又兼乎師資之義此所以哀慕痛切久而不能自己也自我識公建之東陽從公荊州轉于淞江久客念歸各旋故里多合鮮離前後三紀衣之食之援而撫之教之誨之誘而與之如工之造器刻雕琢磨而冀其用如農之養苗灌溉耨耘而俟其實曾厚德之未酬忽莫知其所適若嬰孺之違其母也其能不以為戚耶於戲先生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澹然無營心逸日休其體之於身而安也亦以是達之朝廷故退不為崖異之行而進不求矯激之名蓋所謂從容而得中豈智巧果敢之足云乎公嘗謂孟子

所謂善子思所謂誠實同名異而皆達於孔子之仁仁固無私誠不自成故能合內外通物我無分於天人也伊洛得之明以授我我行乎中用惟其可或畔於此辯而正之以俟後來匪我敢私公之云亡士夫所恃幸聖朝之眷舊起斯文於將廢儻邪說之未熄何異乎存而得志矧公有子惟公是侶遵正途而遠往庶遺風之可繼公則無憾斯人所謂文以告哀辭不逮意尚饗

李剛定祭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庚申



婿右迪功郎李郁謹以清酌家饌昭祭于 故外舅  
龍學侍郎楊公之靈曰天地之性人則爲貴而於賢  
者乃獨稱知降才降命孰謂有偏一產人傑必千百  
年於戲公乎道之所在居屯罹蹇久而後泰晚亦聞  
違身老心休一丘一壑終焉何求公之存也人所就  
正今其亡矣是非孰定身後之蓄一篋遺書是其所  
傳清白之餘我初識公今逾二紀公謂可教妻以其  
子公之遇我惟以溫溫我心所樂如風之薰公病之  
革我實在側脩然而往如波之息有死有生公旣道  
行名揚言立哀以繼榮何世無賢而難可必幾千百

年復有公出公之所學誰將得之青天白日其何可  
私永訣之情奠詩難寫傷心有淚奚翅盈把尚饗

名公祭文多不盡錄

紹興十二年壬戌詔賜諡文靖四月二日勅中書門  
下省送到禮部太常狀準紹興十二年正月七日勅  
節文尚書省送到右脩職郎楊迥進狀臣先父曩以  
經術取知 徽宗皇帝擢在講筵及靖康初居諫省  
最後蒙 陛下眷遇真之文昌貳卿之列實係三朝  
論思侍臣雖未有作子男之封然視小國之臣有間  
矣旣老得請以龍圖閣直學士歸田里死之日蒙



朝廷贈恤甚厚所著三經義辯及中庸論語解亦皆  
進入訖存歿受 陛下重恩無所論報徒深犬馬之  
情廼者伏見微猷臣待制胡安國曾任給事中身亡  
朝廷加謚文定臣先父係龍圖閣直學士歷任工部  
侍郎未蒙 朝廷褒顯欲望 聖慈憫恤特詔太常  
依胡安國例伏候 勅旨奉 聖旨依所乞令禮部  
太常寺同共擬定申尚書省禮部太常寺今欲擬謚  
曰文靖謹按謚法曰勤學好問曰文寬樂令終曰靖  
伏乞 朝廷詳酌施行申聞事三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依禮部太常事所申吏部供到楊某生前係龍

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左太中大  
夫申聞事奉 勅爲流俗所移者類無持操失先儒  
之傳者患在自私夫惟務學有源發言無玷乃能深  
造乎理獨立於時昔朕邇臣躬行此道卹典具存乎  
眷意易名豈限於彝常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  
夫贈左太中大夫楊某義貫六經聞該千載行有前  
脩之操言爲後進之規方殄說之肆行秉誠心而特  
立窮居在野循循言吾誘之風正色登朝蹇蹇厲匪  
躬之節獻可每關於治體傳經不負於儒宗秀眉明  
目若鄭康成視遠望高如劉元信擢長七人之列俾



參五學之游位進貳卿職居延閣無復九泉之作特  
踰一字之褒庸靖麗文合謚應法惟安及沈從晉迄  
今有如夷簡之賢實相昭陵之久究觀節惠尚想  
忠良載揚稽古之勳歆此漏泉之渥可謚曰文靖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水心先生葉適舊宅記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絕可歎也已若夫  
好賢者不然雖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  
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興絕者可恃以復續是在後之  
人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

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其  
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德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臧文  
仲哀之雖遠而萬世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  
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說節  
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宜矣卒  
於紹興乙卯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  
宅去絕幾何可不悲乎其四世孫汝龍病之爭翹紛  
然太守余景瞻曰也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  
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  
至郡有例券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楊氏將樂更



寇亂民居皆後起盜敬公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然屋老且敗景瞻又脩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絢好矣顧汝龍尚無所食則又職於學宮以廩之楊公有筆稿史論一編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爲好事者奪去則肖公像於雷并藏其書歲遣官祭祠然後出陳之焉於戲其爲楊氏慮悉矣微者可興也絕者可續也斯弗憾矣異時景瞻明銳果敢是非賢否立見其守延平乃更詳緩曲折野人有訟呼案前兒女語之收斂鋒鏑以立綱目晝勤夜思各就紀序今夫事之可爲如楊某者衆而或未之爲也然則雖其未入於

景瞻職業之內余亦不欲其出於景瞻思慮之外矣故余之願景瞻非獨以其能好賢而已也嘉定二年四月望日記

東澗先生湯漢重脩舊宅記

漢來延平郡博士諸生暨道南之學者咸請誦其所聞予惡夫空言久矣逡巡未有以發適將樂群士書來告曰龜山先生之舊宅垂百數十年矣間者守侯始扶植表章伉祠以寄奠慕中嘗再葺久復敝漏無以寧風雨今大夫林君式之拜謁悻嘆亟出緡錢市良才堅甍撤腐敗而新美之觀瞻改容克用興起



不有記載將無以示後俾勿替願一言以賜之予惟  
先生之存也視弊廬厦屋皆可託宿未嘗有所擇而  
求安然自建炎六<sub>上</sub>過之不敢犯逮庚寅盜再過焉  
復大書其門曰此楊先生之居也不可燬嗟夫先生  
之歿久矣冠帶佩玉之轂容不復接於世之耳目而  
遺風餘烈猶足以服強暴豈學士大夫而不能爲先  
生保此數畝之宮乎雖百世可知矣昔鄭康成以大  
儒爲世所敬不惟孔北海能褒大其閭而黃巾亦爲  
之歛避二儒先之事真所謂曠千載而相感者若乃  
先生之學超出於文字之外則有非康成之所可擬

議予不敢不爲諸君言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大道既隱舉一世  
悵悵於喜怒哀樂之末而不知其有本雖日用飲食  
由之而卒莫識其所從來故雖有聰明才智閎碩專  
確之士而大本之不明不免於醉生而夢死也先生  
之教使人於燕閒靜一之中體驗夫未發之氣象豫  
章延平更以此相授而延平之所以語朱子者尤  
深切而著明矣<sub>仙</sub>論平旦之氣湛然虛明實與未  
發之旨相爲表裏蓋先生之學雖有所受而以此建  
立宗旨乃其深造而自得之者其有功於天下來世



自程門高第罕能及之不以高於漢大儒而已也學者賴其言以得本心者多矣然而曰體驗云者無乃其涉於已發與具之靈非木槁而灰死也雖其未發必有事焉弗求覩省曷稽中德故曰求則得之又曰不思則不得是思也非意是求也非爲而何已發之疑乎諸君旣祇栗先生之宮墻盍亦闖其堂窺其奧反躬以驗夫大本者之安在不至於延平所謂洒然凍釋不止也抑予所欲告道南與泮水者亦若此而已矣寶祐五年六月丙申後學番陽湯漢記

龜山先生集附錄終





